

籌辦夷務始末

第一函
正十九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壬辰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夷人之結怨於中國者。因
自道光二十八年以後。事事推託。置之不理。彼以為有冤
莫訴。是以無論如何開導。總欲進京。現在天津夷務一誤
於廣東。再誤於上海。三誤於海口。故至此也。此時夷人窺
破中國虛實。凡我

國家艱難困苦情狀。瞭如指掌。用敢大肆猖獗。毫無顧忌。所
深幸者。英酋額爾喀榮祿已極。尚無貪功之志。其所以如
此為難者。皆其下喊唆嗎。哮喘國輩為之。哮喘國狡驕異

常雖前此啗以重利。仍於暗中陷害。萬分可惡。若襲而殺之。恐立起兵禍。故未敢輕舉耳。此時欲主戰者。大抵皆謂養癰貽患。不如決勝疆場。不知津口已為該夷所踞。一旦決裂。天津不戰自失。說者曰。願捐津郡城池。不可令其進京。豈知夷人得天津後。得有巢穴。仍須帶兵北竄。官軍戰勝。必將添調兵船。萬一關阻不住。竟近都門。戰則不敢僥倖。撫則愈難為力。無論該夷彼時就撫。所願愈奢。即照現在款目撫之事。已遲矣。況該夷槍礮迅利。前見夷兵在津。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門。禍恐難測。此戰之不可者也。天津民情洶洶。數日不和。必將內變。附近天河兩府土

區。以及各屬鹽梟。久欲觀釁而動。一聞有警。盜賊四起。官軍應接不暇。此戰之不可者二也。直隸庫款支絀。運道各庫帑項皆空。兵勇見賊。多易奔潰。火藥有限。礮械無存。天津以北。道途平坦。無險可扼。此戰之不可者三也。

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征調既難。軍餉不易。此戰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撫。迅議通商。則關稅日充。兵餉有出。不撫而戰。雖未開關。而稅課有限。南軍待哺嗷嗷。無從籌畫。此戰之不可者五也。擊等。非不知後患可虞。必應求萬全無弊之策。然進既不可戰。退又不可守。於兩弊相形之中。聊為避重就輕之法。夷人之欲駐京。一欲誇耀外國。一欲就

近奏事。並非有深謀詭計於其間也。觀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忌。

天朝之意。觀其仍肯交還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占踞地方之心。若即時進京。兵船未退。都中必致驚惶。今議一年始行復來。並不帶兵。即數十人。亦不過如高麗使臣。

國家待之以禮。彼偽欽差。即與一品官平行。必無他意。且彼必欲挈眷。是做古人為質者。防範儼嚴。拘束甚易。且以數十人深入重地。不難鈴制。縱恐日久結匪。禍生不測。不知都城雖大。嚴為稽查。奸宄無由混迹。該夷雇工使用。必由官為經理。所雇之人。即可窺其動靜。夷人最怕花錢。任其

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此駐京之可從權允准也。各口通商一節。該夷必欲仍在天津。矢口不允。據云非登州牛莊兩口。萬不可易。查牛莊雖近

盛京。而夷船萬難入口。且買賣無多。只有豆子一項。該夷斷不能在彼設立馬頭。登州口岸亦小。並難安設洋行。以此易換天津。聊為彼善於此。至於內江通商。上止漢口。下至鎮江。言明係軍務完竣再議。並不得逾三口。雖鎮江只肯於一年後前往。而通商所在。該夷以買賣為重。決與河運無礙。此海口內江之尚可從權允准也。等等伏思該夷之與中國齟齬。均由疑慮所致。今番感激

聖恩。從此待以寬大。示以誠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

國家兵力。亦是羈縻一法。內地遊行。並非處處有多人前往。既有執照。即好查驗。非係海疆省分。未必各處皆到。夷人最恐中國看伊不起。如果伊國自有匪類。且以為恥。昨因夜間有夷人在街市搶劫。經_等知照各夷。查出係暎國兵丁。彼即自行嚴懲。將來許入內地。或能自愛。亦未可知。此遊歷州縣之尚可從權允准也。至於兵費一節。減至四百萬兩。仍歸廣東查辦。稅課一層。有必欲求減之處。有必欲議改之處。未免中國喫虧。而將來貿易寬廣。或可以盈補絀。其餘條款。多係好爭體面。及整頓商船各事。於

國體尚屬無礙。嘆夷從前所求。既多且難。辯說二十餘日。騰至此數條。不容再為商量。今因內綫可用。始得稍減兩層。據云再題改字。決不敢言。惟有帶兵進京。茅等願以身死。不願目覩光談。擾及都城。再四思維。天時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

桂良等又奏。昨日三點鐘。嘆夷呼奉囑隨同伊國副使叩。嚕嘶。乃嚕喇哈之胞弟。前來要盟。茅等心極憤激。仍復示以鎮定。該夷逼迫再四。茅等云。本約今日定議。並無不依。即准其於六點鐘。在海光寺用印畫押。屆時率同隨員等。及地方官十餘人前往。夷酋嚕喇哈。用轎三十乘。帶兵五

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亦數十人。鼓樂同來。竟將寺內占滿。等置死生於度外。若非眷戀大局。早欲以一死報。

國。毫無驚懼之色。乃用印畫押已畢。仍置酒果款待。嚶嚶嗙捧爵而起。並命各色官同時起立而言曰。第一尊。願。

大皇帝萬壽無疆。坐。復領二尊曰。願。

欽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願兩國萬年和好。等事畢。回寓。抱恨萬狀。終夜不安。覺此事雖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只可從權辦理。而此心總無以仰對我。

皇上。本日辰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等恭讀。

上諭。悚愧交集。感激涕零。比卽知照。譚廷襄。現在業經定議。無庸設備。恐亂民心。而起夷疑。今該夷既知和好足恃。或可藉此羈縻。不至生事。然

國家之事。總須有備無患。自今以後。惟當臥薪嘗膽。力圖補救。將來元氣充足。再行奮耀。威靈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本日俄夷遣人來云。此番夷務。中國只好如此辦理。伊國未帶兵船。勸之不聽。不能用武。未與

天朝出力。深以為恨。務求

大皇帝鑒彼愚忱。必須准其速派官弁數員前來津口。幫修礮臺。

教習槍礮設肯給以俸祿固屬

大皇帝格外天恩即令自備資斧亦當為中華出力以仰答

高厚鴻慈一經修造完竣教演熟習即遣各員回國等察其情

詞委係出於至誠且俄夷親見嘆夷傲很情形憤恨已極

將來等差竣回京尚擬面求

宸訓講求防患之法此次夷務萬難措手固隨員中尚有能不避

艱險實心任事者購覓內綫數人始得稍有把握容俟大

局定後並擬籲懇

恩施破格給獎使在各處辦事諸人早知自拔來歸庶幾中國人

材不為外夷所用且日後辦理夷務非得深悉夷情之員

辦。但須載明。只准貨船往來。不得於岸上建立夷樓。不得攜帶器械。駕坐兵船。以上三條。如其所議。即可將條約呈進。該夷原約。既不肯更改。即作為中國所添條款。與之更約。彼所要請。我已准至數十條。我國所定。不過三條。豈能拒絕。聞俄國清字照會。有駐京及行駛內河。已為阻止之語。何以桂良等。仍以為請。恐係哮喘國舊從中播弄。額爾琿與中國人。彼此語言文字。均不通曉。遂致任其所為。俄使既有此語。即可託其踐言。以破此疑義。況該使臣。方以不能力阻。嘆咈為抱歉。只此三條。又非更改已成之款。必當代為妥議。另寄信諭旨一道。即宣示俄使可也。

又

諭桂良等奏。俄國使臣呈遞照會一摺。閱所遞文內。深以不能力阻。喚拂為抱歉。具見和好之心。據稱不患道遠。仍欲遣人前來教習技藝。修造礮臺等事。該大臣既有備送槍礮。代為轉圜之美意。朕已嘉其恭順。實非他國可比。惟既受其器械。已見惻怛。若令其遠勞跋涉。為中國出力。非所以示懷柔。可告以毋庸派員前來。即致送槍礮一節。大皇帝已深嘉許。若必肯出力。則再向喚拂。將此三條。代為說合。較之派員教演槍礮。修理礮臺。尤深嘉悅。該使臣感激果出至誠。自當再向喚拂說合。將此三條。令其議定。至所請即發回文之處。俟擬定後。再當封發也。

不能得其要領。破其愚詐。今日聯夷約定。百初刻在海光寺畫押蓋印。諸事均有頭緒。諒不致別生枝節。再事決裂。除將俄味兩夷條約。先行抄錄進

呈。並將俄夷來文兩封。共計四件。咨送軍機處。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呈遞俄味兩夷條約。並歷陳嘆唏。所請不得不從。推允准一摺。桂良等所稱以後但當臥薪嘗膽。力圖補救。豈知和約一定。如何補救。即自請治罪。何補於事耶。俄味夷條約內。均有進京一條。皆無久駐京城之說。則嘆唏兩夷豈能偏准。桂良等既言不妨推允。亦當與之約定。來時祇准帶人若干。到京後祇准暫住若干時。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

制度不得攜帶眷屬如味夷條約內所載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不得耽延或由陸路或由海路不得駕駛兵船進天津海口小事不得援引輕請從人不得過二十名上京時先行知照禮部公館自由中國豫備候夷若得照此亦自可允若必欲駐京則前此事經諭及必須更易中國衣冠諒該夷亦所不願其人數時屯及禮節事宜總須照味夷約定載入條款方可允准至鎮江通商原許其軍務告竣後商辦俾夷所請之金陵現為賊踞不能即議通商鎮江亦未便先立碼頭仍許其俟長江一律肅清各路軍務告竣再行定議天津一處該夷必欲以登州牛莊相易牛莊究近京畿且為東三省貨物總匯惟登州尚可酌

俄夷和約。

大清國

大皇帝。

欽差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花沙納。為全權大臣。大俄羅斯國自專主。特簡承宣帶東海官兵戰船副將軍御前大臣公普提雅廷。為全權大臣。兩國大臣。詳細會議。酌定十二條。永遵無替。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大俄羅斯國自專主。今將從前和好之道。復立和約。嗣後

兩國臣民不相殘害侵奪永遠保護以固和好

第二條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兩國不必由薩納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徑行

大清之軍機大臣或

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公文遣使臣親送到京交禮部轉達軍機處至俄國全權大臣與

大清之大學士及沿海之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大臣及駐紮官員往來照會亦按平等俄國酌定駐紮中華海口之全權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及京師大臣往來